

## 靈山聖地話深情

陳玉峯



無論如何，土地倫理與認同的意識須是出自久遠人地關係的醞釀：外來政權的急功近利只進得了皮，達不到神髓。

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予日本，全台仍然籠罩在民族意識戰亂之下，一八九六年十一月，林學博士本多靜六、林學士暨竹山地區的撫墾署長齊藤音作，即已組探險隊攻上玉山東峰山頂，粗略測定海拔高度比日本本土第一高峰高出約二百公尺，下山後奏請明治天皇賜名新高山，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拓殖務省告示第六號頒佈易名。

何以日本領台旋對台灣最高山峰賦予天皇級的象徵意識？此一蘊含土地倫理意義何在？試看由藤井包總撰寫的「御命名記」即可明瞭。原來日本帝國將高巍鞏固的大山，視同邦國的崇高穩定，以最高山喻為「邦本意識」，延伸君父思想，佔領台灣以後，一旦發現「國土」中有更高大的山，當然要慎重處理，明確測量之後，以天皇為父，視玉山為初生之子命名之。

「御命名記」（全文見附註）充滿帝國主義、封建皇權、君父臣子的該時代特徵。然而，該文亦強烈透露土地根生、認同歸屬的意識形態。

一九四五年台灣改隸而國府治台。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六日，氣象局（接收阿里山、玉山北峰測站）代電省府易名，十一日由省府正式公佈恢復清朝名稱玉山。此度易名已屬地方層次，政治氣息強於土地倫理意識，深度與格局差了一大截。

相形之下，台灣原住民之於山岳則顯得情深自然得多。

賽夏族及部分泰雅族奉大霸尖山為其祖源故地；一些阿美族部落以太魯閣大山為靈山；排灣族多部落以大武山為聖地，認為人死後其靈魂將回歸大武山，也就是祖靈所在地；北曹族則以玉山為其祖先發源地，他們具備堅強信仰的土地根源歸屬觀，絕大多數的台灣原住民族，從不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外來移入說。

宮本延人曾由比較神話學，討論洪水傳說與祖先來源，從希伯來基督教的諾亞方舟、古希臘的神話、日爾曼、印度以迄中國的神話，認定世界性的洪水神話有五大特徵，即高木敏雄氏所宣稱者：

1. 洪水是世界的起源。
2. 洪水源自人類的墮落。
3. 除了被選者以外的生命都遭溺斃。
4. 被選中的子民以船逃過災難。
5. 擺脫災難者成為人類的祖先。

然而，台灣原住民的傳說卻有別於上述。關於洪水是世界的起源，這點台灣原住民的看法一致，但並非因為人類的墮落，台灣原住民欠缺矯情的文化背景。第三項看法也差不多，但第四項被選中的子民，台灣的原住民沒船可搭，只能靠自己的雙腳逃上山，洪水退後再下山形成人類的祖先。可見得台灣原住民與台灣高山早已配合得天衣無縫，連神話也反映出人與土地深切的融合觀，台灣山林的本質只有原住民已領略且內在化了部分，當然，原住民另一面向破壞自然生態系的營力亦相當可觀，例如火獵與游耕。



無論如何，土地倫理與認同的意識必須是出自久遠人地關係的醞釀；外來政權的急功近利只進得了皮，達不到神髓，哪一天台灣人找到了自己的聖山故地，那一天才算落了土歸了根。虔誠的盼望，這一步不需要走上太多光年！

【※附註】：「巍巍而高者山也，鞏固不動者山也，故自古表君父恩德、頌國家安寧，常取譬於富岳（註：富士山），蓋因富士山為我國山嶽中之最高者，明治二十八年因戰捷而台灣歸我，又得與富岳伯仲之高山，莫里遜山是也。此名為歐洲人所稱呼，七月參謀本部派測量員於本島著手測量，參謀總長殿下於大本營御前會議上奏此事，談及此山之名，陛下詔令，待測量完成之日再予命名。其後，測量部增發部員數班，在土匪生番起伏叛亂之間，盡其所能測量，其區域往往及於政化未建之處，終於去年九月竣功，爾來勉力製圖，本年六月將付印之際，殿下使副官將校至京都直所上奏。及至同年下旬，參謀本部次長川上閣下西上恭請聖安，獲賜新高山嘉名，乃將其銘刻於地圖，為萬古不易之名。子之初生父為之命名，今上陛下命名此島中第一高山，即以此可以奉仰對此新邦如愛子之聖德。嗚呼於我大八洲今上陛下聖代，更增此一

大島，皇德之彌高比此山之高更高，國安之鞏固比此山之不動更鞏固。  
陛下震慮之賜注台灣島一如前述，為臣民者豈可不更加鞠躬經營宣揚皇  
威耶。

明治三十年七月（一八九七年七月） 藤井包總 誌

——原載於《中外文學》，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

～本文摘自《生態台灣》～